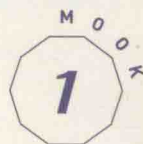


Jan.

01

2016



张钰良 | 主 编

遇见台湾

Encounter Taiwan

Encounter Our Reflection

胡德夫 唱不尽的记忆与乡愁

白岩松 用音乐记录这个时代

张铁志 从美丽岛到岛屿天光

我曾听过
你的歌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遇见台湾

遇见我们的另一面

Encounter Taiwan

Encounter Our Reflecti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遇见台湾：我曾听过你的歌 / 张钰良主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308-15269-3

I. ①遇… II. ①张… III. ①音乐史—台湾省 IV.
①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8802 号

遇见台湾：我曾听过你的歌

张钰良 主编

总 策 划 张钰良 许 菲
联合策划 咪咕阅读
艺术指导 刘天洋
平面设计 满满特丸设计事务所 柴坤鹏
策划编辑 周隼鑫 徐 乙
营销编辑 寿勤文 胡志远 孙硕硕
责任编辑 徐 婵
责任校对 杨利军 陈晓璐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编 310007)
(网址: <http://zjdxchs.com>)

承 印 者 北京地大天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88 千字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269-3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hs.tmall.com>

公元1999年，距离披头士发源地八个时区外的台北，有五位抱着和约翰·列侬一样梦想的年轻人，以吉他为武器，写下了他们对沉闷世界的一纸战书。这群台湾的男孩把自己称作「五月天」，和「披头四」相比多了一名团员，也多了几分夏日里太平洋吹过来海风的咸味和湿度。



五月天

他是天上翱翔的苍鹰，用歌声去呐喊，历尽沧桑。
他曾是牛背上的小孩，都市游走半生，终回故乡。

台湾民谣之父
胡德夫

最新音乐故事集，最新EP唱片，

首次同步出版。





我曾听过 你的歌

张钰良 | 主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臻品絕色

三時誌

跟著世寧老師動次動

一國兩風三時誌

2瓶水美媒
送青春露
\$576元

WIGGONS

Advertisement for a beauty product featuring a woman's face and various bottles.

明日月

明月月

(02) 2315-5500

Panasonic

Advertisement for a Panasonic product, possibly a television or monitor, showing a bright screen.

Advertisement featuring a QR code and the text 'Sanjishi' (三時誌).

Advertisement for a game or anime series, featuring a character in a dynamic pose.

誠品生活 the eslite spectrum

你的歌我曾听过

目录 Contents

封面人物

002 对话胡德夫：唱不尽的记忆与乡愁

“环境一直在变，担忧里面也跑出一些对以前事情的呼唤跟追忆，以前那么美，现在很多地方都破坏掉了，一方面是大自然的反扑，一方面是人们的破坏，很多东西回不来了。”

民歌四十

014 马世芳 —— 民歌小史

一直到现在，提起“民歌”，不少人都还是会直接反应到这些七八十年代的创作歌曲上，而非它原本指称的那种作者失传、经历一代代的教唱和改编而辗转流传下来的民俗歌谣。

022 张钊维 —— 我们都还在路上：我眼中的台湾民歌运动

现在，40年过去了，J并不得知知晓作者、演唱者的名字，也不知道当年这些漫天炮火般的论辩交锋，但是他对这些歌曲的喜爱，证明了这一批创作歌曲无愧于民歌的称号。

034 李建复：为民歌而来

是的，大概命运正是如此安排，将他的人生与民歌紧紧联在一起。无论时间与身份如何变迁，或许在李建复的心里，他始终是那个弹吉他、唱民歌的台湾学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民歌而来。

042 张铁志 —— 唱自己的歌：从美丽岛到岛屿天光

30多年前的“美丽岛”，其实只是人们在黑暗之中所做的带有稻米与玉兰花香味的梦。此刻黑暗当然已经过去，只是不时乌云重重，等着这时代的歌声更加照亮这个美丽之岛。

旋律

054 刘国伟 —— 听见，古早的台湾

在台湾还没有流行歌曲的年代里，台湾百姓生活中消遣传唱的多为先民渡海创建家园初期留下的歌谣。这些歌谣多以农业时代生活上的点滴细节为主，将农村社会现象和做人做事的道理反映其中，同时也有先民用来表达思乡情愁所吟唱的家乡歌谣。

062 白岩松 —— 用音乐记录这个时代

时代与音乐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以前相对激烈，现在会越来越弱，因为时代会越来越民主、开放。诗言志，歌藏情的东西，其实就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含蓄的，即便含蓄的也有人盯着你。

076 黄锐海 —— 滚石进化论

滚石唱片的草创时期，正处于民歌风潮的末尾。当时民歌的单一风格已经无法适应时代脚步，渐渐远离听众的现实生活。在深切体会到当时歌迷的需要后，1980年3月，段钟潭与段钟沂以原《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滚石唱片公司。此后，一个新音乐的时代开始来临。

086 姚谦 —— 我的音乐往事

音乐绝对是文化产业的重要一部分，就像电影、文学一样，它需要往远处大处去看、去组织、去思考、去规划，同时也要往细处敏锐地观察，包容不同于自己审美的创意。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文化都要诚

实地面对这个时代，诚实地面对自己。

100 姚 骅 —— 飞碟飞过这世界

“飞碟”从仁爱路起家，先后搬迁至忠孝东路、辛亥路、民生东路、南港路，在十多年短暂的生命轨迹里，书写了一段又一段的音乐传奇。站在楼下，我仿佛可以看到吴楚楚他们当年在这里摩拳擦掌，飞碟即将启航。

人物



114 阮义忠 —— 台湾民谣的传奇人物：陈达

“抱一支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老歌手琴音犹在，独不见恒春的传奇……”著名的校园民歌，由赖西安作词、苏来作曲的《月琴》，其中的这几句歌词就是在怀念陈达。

122 师永刚 —— 何日君再来：纪念邓丽君逝世 20 周年

邓长禧先生生前曾对我说，姐姐唯一喜欢的就是老上海。她的唱腔里有许多老上海的意味，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让她回家。邓丽君是河北人，她的根在大陆，她的声音已回到了家。但是，灵魂呢？

132 廖信忠 —— 一样的月光，不一样的苏芮

那是个狂飙、日新月异、目不暇接的 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社会，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40 邹小樱 —— 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五月天的演唱会，不仅已演变为席卷整个华人区的、积极影响着当地经济发展的年轻群体性活动，更是让两岸青年在面对同样严苛的生存问题时肩并肩地站到了一起。

150 陈斌华 —— 方文山的中国风与音乐梦

在进公司几个月后，方文山终于在残酷的“比稿”中脱颖而出。由他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你比从前快乐》，被吴宗宪选中，成为方文山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歌词作品。而与周杰伦的首次成功联手，不仅孕育了华语乐坛一对黄金搭档，更改写了方文山的人生轨迹。

156 马世芳 ——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回头听听他们当年的作品，那些光芒万丈的歌，是过去 30 年来台湾最重要的“文化输出品”，影响之深之广，难以估量。彼时大家还相信音乐创作不只是“娱乐事业”，更是“文化事业”，歌曲可以是启蒙的精神食粮，而非嚼一嚼就吐掉的香口胶。

故事



162 姚 骅 —— 藏在歌声里的旧时光

曾有很多台湾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大陆人这么喜欢台湾的流行音乐？甚至比我们都了解和喜欢？”我总是微笑着，把我的故事慢慢诉说给他们听。

资讯



170 蚂蜂窝旅行网 —— 台湾音乐地图





对话胡德夫： 唱不尽的 记忆 与乡愁

“环境一直在变，担忧里面也跑出一些对以前事情的呼唤跟追忆，以前那么美，现在很多地方都破坏掉了，一方面是大自然的反扑，一方面是人们的破坏，很多东西回不来了。”

采访、文 / 张钰良

胡德夫——著名台湾少数民族歌手，“台湾民谣之父”，

创作了《匆匆》《太平洋的风》《芬芳的山谷》等多部音乐佳作。

The never ending song of memory and
nostalgia

△ 2014年12月，胡德夫发行了全新的个人创作专辑《芬芳的山谷》，这张专辑在2015年5月获得2015华语金曲颁奖典礼年度最佳“国语专辑”奖。（本文图片提供：无非文化）



他歌唱大地与海洋，他歌唱母亲与故乡。

他歌唱童年的记忆，他歌唱山谷的芬芳。

对于音乐，我可算一个后知后觉者，第一次听到胡德夫的歌竟是2013年，这个时间与资深乐迷相比的话，当然算晚的。那时候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下南洋》热播，胡德夫演唱了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曲《过番》。

在《过番》的MV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在录音棚中深情地演绎着这支悲情的歌曲，那些带着乡愁远渡重洋去讨生活的人们，他们心中的痛楚与无奈，随着这位老人沧桑的声音，让我的心里几度酸楚。

胡德夫——我记住了这位老人的名字，我能感受到他在用心、用情演唱。只需一支歌便可打动人心，如今这样的歌者越来越少了。在这背后，我更关心起这位老人的生活背景来。他还演唱过哪些作品？到底是怎样的经历能够让他将这首《过番》演绎得如此真切？



芬芳的山谷

胡德夫·专辑《芬芳的山谷》

“一路清风，一地芬芳，一生倾诉，一人情感，一丝忧愁，

一眼不舍。”

网易云音乐



我迫不及待地寻找关于他的其他歌曲，从此，《匆匆》《太平洋的风》《美丽岛》《脐带》等让人欲罢不能的歌曲陆续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更加让我意外与惊喜的是，胡德夫的作品中包含的音乐元素竟是如此丰富，民谣、台湾少数民族的古谣吟唱，甚至蓝调，兼有英文与闽南语创作的歌曲，这在我以前所熟知的音乐人中绝对是没有过的。他的每一支歌仿佛都是一个被谱写了旋律的故事，童年与故乡，大地与海洋，这些世间的美好被胡德夫写进了他的歌中，向人们展示着它们本该拥有的样子。

我断断续续地从书籍和网络上找到了更多关于胡德夫的资料，原来他的经历远非如我这般年轻人所能想象。1950年，胡德夫出生于台东，自幼成长在属于台湾少数民族的部落，11岁那年他离家外出求学，年轻时候与杨弦、李双泽等人共同提出“唱自己的歌”的概念，直接推动了台湾民歌运动的发展。而后他摇身一变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领导者，积极争取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权利，虽然一度被台湾当局打压，但他始终没有停止歌唱。由于看到太多社会的问题，作为一个音乐人的社会责任，那时候的他创作了《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等诸多令人反思的歌曲。20世纪90年代时，胡德夫重新学习、采集台湾少数民族音乐，随后又不断与世界其他民族音乐进行交流，直到2005年才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2011年推出第二张专辑《大武山蓝调》。

听过这些歌曲，看过这些资料，我感觉自己与胡德夫的距离终于近了些，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够把《过番》演绎得如此动情。但那时候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采访这位歌者。

2014年胡德夫出版了他的第三张专辑《芬芳的山谷》，我几乎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听了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延续着他以往的音乐风格，只不过在这其中我明显能够听出一些怀念与乡愁的味道，关于家乡，关于母亲，也关于老友李泰祥。这是一张深沉的唱片，然而这深沉的背后还隐藏着多少关于胡德夫的过往呢？

2015年3月，我正式筹划第一期MOOK《遇见台湾》的内容，而这一期的主题刚好是台湾音乐，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们联系了胡德夫的经纪人郭树楷先生，当得知可以对胡德夫进行采访的时候，我恍惚得如同梦境一般。我不是一个爱追星的人，但面对胡德夫，面对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我愿以晚辈的身份听他讲述那我不曾经历的年代，以及他自己的故事。

在郭树楷先生的辛苦安排下，胡德夫在领取华语金曲奖最佳年度专辑奖的前夕接受了我的采访。不得不说，他是我所见过最没有“架子”的歌手，刚从机场赶到酒店便不辞辛苦地与我聊了起来。那个晚上，他讲述的一件又一件的往事萦绕在我心头，不得散去。当我采访完之后，带着他的故事再去聆听他为母亲所写的《芬芳的山谷》，我几近落泪。

胡德夫的故事并没有讲完，在这世上有太多值得让他写进歌里的东西，他的每一次回忆，每一次想念，每一次思考，都与音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在这浮躁的社会里，我们太需要一点这样的音乐去洗刷我们那忙碌而空洞的灵魂，让我们距离自己的故乡与内心，更近一些。

乡愁不只是距离上的遥远，更是一种心灵的期盼。



遇见台湾

×

胡德夫

您的童年曾在大武山嘉兰部落度过，也曾在那里放过牛，这种如诗如画的童年经历现在听起来是那样美好而遥远，可以先介绍一下大武山吗？

大武山界于台湾西部的屏东、高雄和台东之间，是中央山脉最南边的大山，分为北大武、南大武，我们就是在南大武这边。太麻里溪一直到源头就是大武山，我们这个部落刚好就在大武山路，我们部落的猎区也是在大武山里面。

我爸爸是卑南人，我妈妈虽然是排湾人，但是她是台湾更南边部落的人。我从小常常听我母亲讲，也听那边的老人家在反复地讲我们的传说故事，大武山其实就是排湾人的圣山发源地，我们称呼它为天空，所以它就像我们的天一样，是我们的圣山，我们所有的诗歌和所有的传说，还有最早的祖先都是从这个山上慢慢往下面走下来的，我们的诗歌也是那边流泻下来的。

我小时候在那放牛的时候，包括上小学的时候都没有想过会离开那个地方，但是如果离开那个山谷也不可能有这些歌，失去了这个山谷的时候就会一直想它。这个部落是一个排湾人的部落，嘉兰村，它是七个部落整编下来的，以最大的部落的名字取名为 Ka-Aluwan，就是嘉兰。我们算是外来的，我爸爸是负责户籍作业的，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汇总这七个部落下来以后他们落脚的地方，怎么样让原来的部落聚在一起。这些部落中有几个是从大武山上下来的，一两个部落是比较靠太麻里溪这边的。七个部落整编完了以后我们就找我们自己住的地方住了。虽然我们是外来的，但是部落的人对我们都很和善。

如果仔细听您的音乐，可以从中感受到您对故乡的感情之深。那段童年的美好时光对您后来的音乐创作会有些怎样的影响？

我们从小在部落里面，彼此不分是谁家的孩子，我们称呼所有母亲那一辈的人叫母亲，没有阿姨和婶婶这些称呼，全部都是叫妈妈，爸爸这一辈的人也全部叫爸爸。我们小时候在隔壁家玩，或者在村庄的任何一家玩，或者他们来我们家玩，玩到小孩子累了，都是在那边吃饭，在那边睡觉，家长都不会担心的，全村是那种完全共同分享的方式。

人力也是一样，就是互相交公的，比如说你家里种小米，大家全部到那去帮你种，种完了再种自己家的小米。台风来了把房子吹掉了，从哪一家开始盖，大家集体帮他盖起来，不等政府出手，自己会在归零的情况之下慢慢再把部落建立起来。山上的猎物下来几乎都

是分享，完全的分享。每逢月圆的时候全村都会聚在一起，然后就有歌有舞，大家聚在一块把吃的东西拿出来，每个月都这样子。碰到有人有喜庆的事或者其他什么事情也都是这样子的，不像现在都用红帖子或者白帖子。

家的感觉是整个部落，不像在平地上分得那么清楚，来到平地以后感觉到特别地怀念，而且对那个生活印象特别深刻，会把那种感情描述在歌里面。

在台湾说起“乡愁”二字通常是指在台湾的外省人特有的情感，而曾经台湾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到长期的挤压，土地虽然还在，但故乡已然变了模样。您对故乡的这种感情，是否可以理解成一种别样的乡愁呢？

当然是乡愁。那个时候，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要从部落出来到外面去，外面根本是未知的，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那是一个诀别。而且那个时候的交通，从台东到台北简直不太可能，除非是公务员什么的，一般的人都在村落里头，所以那样的一个离别对我来说，我会在歌上面都描述得非常深刻——“叹息的山谷，悲泣的妈妈”。

那些游戏都还没有玩毕，就离开这些孩提时候的玩伴，到了北部简直过不下去，每天就在想念着他们，每天闻到学校大厨房里面有高丽菜、炒生姜什么的那些味道，就会想到我妈妈在炒这些菜，就会想到他们过得怎么样，这些人在做什么。那样浓浓的乡愁我想不只是海峡两岸后来那样的乡愁，尤其是从山上来的孩子，那种乡愁特别浓。而且我们讲的话没有人听得懂，我们到了都市以后还要重新再调整自己，要勤练怎么去说话，去适应那个都市。

然而环境一直在变，担忧里面也跑出一些对以前事情的呼唤跟追忆，以前那么美，现在很多地方都破坏掉了，一方面是大自然的反扑，一方面是人们的破坏，很多东西回不来了。

学生时代的您曾在咖啡馆驻唱，为您的父亲筹措医药费，虽然很辛苦，但也正是在那个期间结识了许多音乐及文艺界的朋友，比如李双泽、侯德健、张艾嘉、林怀民等人，据说这些今日的文艺名家在当时就已经是您的歌迷，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当时一般的学生在路上买了咖啡都要站着喝，或者带回去喝，根本没有地方坐的，坐的都是生意人，在“中央饭店”这些地方，当老师的也没有那么多钱去那边喝咖啡。当时

刚好有这个咖啡馆开起来，哥伦比亚咖啡馆为了推广他们的咖啡、手工艺品和编织品，在中山北路上一个叫做哥伦比亚商业推广中心的地方，在那里的二楼辟出一个很大的落地窗，吸引大家来，它也不清场，咖啡从早上卖到晚上。

我的朋友当时每周一三五在那里弹 Flamenco，他是阿美人，叫杨光野（音），算起来他是我学长，我在台大的时候认识他。他介绍我去那里唱歌，因为我需要那个工作来贴补家里爸爸看病的费用。所以在那个氛围之下，学生、老师，喜欢画画的、说相声的，写歌、写字的人都在那，他们聚在那边聊天，所以我在那边唱歌就会碰到他们。

他们也是后来长时间鼓励我的一群朋友，我第一次演唱会就是在那时候办的，在另外一个国际学校里面，我那时候还在当角落的歌手，碰到李双泽，他就帮我办了一个“美丽的稻穗”的演唱会。那些朋友都坐第一排，坐最前面，他们起来跳舞，高兴得要命，我也不知道我能办那个演唱会。

好像也是在那个时候，李双泽提出了“唱自己的歌”这个概念，后来您也积极参与到这场音乐运动当中，并成为主力。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

那个时候台湾的氛围是缥缈的时代。台湾的中小企业开始发展，以前城市街道都是日光灯，慢慢地台湾也富足起来、富有起来，后来有这种有色的灯在街道上。就在那个时代，台湾开始进行乡土文学辩论、论战，开始谈自己的艺术在哪里，自己的戏剧在哪里，我们的民歌摇篮也就从那时候的哥伦比亚里“摇出来”。

“唱自己的歌”，这个口号的提出也引发了后来台湾的现代民歌运动，对您来说，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自己知道自己的荒芜，你不可以停留在自己的荒芜上面，荒诞地在那个上面唱着一些你从收音机里面或者从哪听到的洋歌，在那个地方庆祝自己的荒芜，不可以这样子的，知道你的荒芜就知道要种东西下去。那我们也不能只有提倡，我们自己也要开始写歌，虽然我们不是音乐系出来的，我们只是社会上的一群小毛头，尤其是搞古典音乐的人说我们是一群无病呻吟的人，但是我们同时也提笔起来在歌里面写写我们的故事，就像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西洋歌手，他们写了那么多东西，让美国的民谣可以复兴，

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流行歌，引领美国的流行歌。像鲍勃·迪伦（Bob Dylan）、唐·麦克莱恩（Don Mclean），他们做了很多的事，他们同样写他们生活上的一些故事，写那个时代的故事，写那个时候他们心里的状态，他们其他的都不会弄，他们只会唱，拿个吉他，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变成这个社会的一分子。

我们是碰到了一个大时代了，台湾的大时代，何其有幸。我们台湾少数民族也在这个时候起来，因为如果台湾少数民族的运动在整个运动环节里面没有出来的话，如果一样那么低声下气地被压迫着没有声音的话，那这些运动都是残缺的。我是很荣幸能够在第一步就率领大家来试试看我们用文字语言和行动提升自己的权益，我是不会领导人的一个人，其实我大部分的歌都是在运动里面写的，像《最最遥远的路》《为什么》都是如此。

您参与现代民歌运动之后，当时很多人都已经转行做了别的，而您却始终没有离开音乐，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参加各种社会运动，为台湾少数民族争取各种权利的同时仍然坚持在唱，那个时候，您的歌声几乎成为您的一种“武器”。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台湾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有没有什么事件的发生让您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

你读书读得越多，字认得越多，报纸看得越多，披露出来的台湾少数民族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在报纸上面，不只是雏妓、小女孩被卖掉的问题，劳工的问题也出现了，同工不同酬的事情也出现了，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歧视也出现了。因为大量的人往都市里去了，在我读书以后，大家都套入台湾的这个经济模式里面，以前自给自足的相互扶持的部落结构完全被打乱了，一定要靠现金生活。

读书要用钱，而这些问题都在那个时候发生，所以很多的父母都带着小孩子到外面，或者把小孩子留给老人家，自己到外面去工作。那时候台湾没有外来劳工，台湾少数民族的劳工爬到最高的鹰架上把都市打造得金碧辉煌；最苦的苦力是他们；最远的远洋渔船也是台湾少数民族在上面顶着浪、顶着命地打鱼，给台湾赚一点外汇；台湾的能源方面，最深的地底下，几个煤矿也都是台湾少数民族的人在里面。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福利、他们的工资跟同工的平地的这些朋友们不太一样，这是一个歧视。

当局在教育上利用日本占据台湾时编造的吴凤的故事污化我们整个民族，这些故事编得过分了，让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很多同学说你们家还在杀头吗，不敢到东部来玩。这样子教育着所有的孩子们，这是民族的歧视，透过教育来压迫到我们。